

挂纸岭古道的红色记忆

6月28日早,从市区出发,沿义乌国贸大道——金义东线——倍鱼线,便抵达挂纸岭(又称关支岭)古道起点蒋坑自然村。该古道是义乌和永康的接壤地,系南宋以来两地的主要商道,也是当年革命武装队伍——义南红军打击敌人的出没地。它东至永康石湖坑村,南抵永康峡源坑村,西到义乌鱼曹头村,北达义乌蒋坑村。

蒋坑村行古道,原有石拱桥、鹅卵石路,乡间小路阡陌纵横,但伴随着2020年8月的“黑格比”台风,溪滩、石拱桥相继被洪水冲毁,古道变得人迹罕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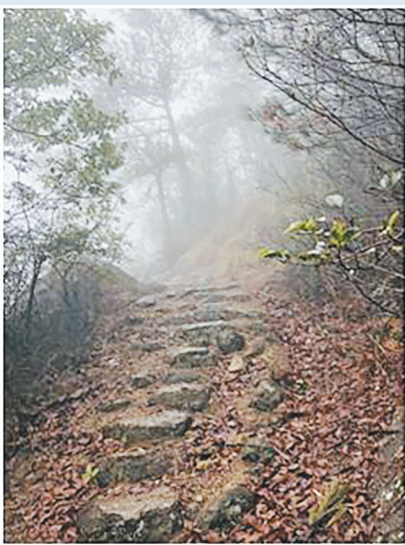
关于挂纸岭古道的历史,要追溯至南宋年间。据明正德《永康县志》载:“挂纸岭在县西北五十里。”《义乌县志》也记载:“挂纸岭在县南五十里,高九百五十丈。”南宋时该古道已是一条重要商道,民国时期很多义乌人穿越至永康象珠等地,将佛堂的火腿、义亨的红糖运至此处交易,从事贸易往来。赶赴方岩祭拜胡公的人,也照来攘往,行人、挑夫落脚、憩息,往来多时有数百人。“永康都是‘坑’”,说明永康下辖的周坑、石湖坑、后渠坑、峡源坑村等诸路段,均算挂纸岭,这也显示挂纸岭在当时的地理重要性。

沿古道而上,便是田埂小道,忽见左侧有一片岩壁,高陡险峻。据传义南红军当年曾来此攀岩,与敌周旋。微风袭来,似闻阵阵杀声。

越往深处走,道愈发狭窄,也愈难行。路面的石头经溪水浸泡,行走时像是“滑板鞋”,煞是惊险。有山溪作伴、青绿奇石共赏,大家陶醉其中,旅途就顿觉有意义。走了约一公里,前边的队伍停了下来,一问,是延伸的古道霎时“消失”,成为断头路,于是分头寻找。

经商量,还是乘车原路折返。再从鱼曹头往蒋坑自然村方向行走,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十几分钟的车程,一晃到了赤岸镇南隅的鱼曹头村。村党支部书记朱



荣喜早已在等候。经细问,得知该村位于义乌、永康、东阳三地交界地带,村域面积1.5万亩,在册人口800人,海拔500米,一年中有200余天云雾缭绕,被誉为义乌的“小庐山”。挂纸岭古道,横冲直冲火山口遗址、西天坪义乌第二峰、红豆杉古树群、红军指挥部等,风景宜人。

“午饭前,先走走古道。”出村东头,宽敞的机耕路延伸远处,直通金坑下位村云海岗亭。金坑下位村属永康地界,俯瞰四周,青山环绕,蒋坑至鱼曹头的挂纸岭古道,若隐若现。行至云海岗亭,从高处往下看,群山连绵,林木成荫,景色很是别致。

金坑下位村由金坑、下位、里岭脚、周坑4个自然村组成,村周围有四条古道,通向义乌境内的就有三条,第一条:下位——义乌蒋坑——永康金坑——下位,路长约9公里;第二条:下位——义乌双尖山——松瀑山——雪峰岭——下位,路长约16公里;第三条:下位——义乌蒋坑——鱼曹头——永康周坑——金坑——下位,路长约13公里。村子距永康、义乌、东阳城区各35公里,村里还竖着一块“三界石”。这里风景迷人,有古道

林立、小溪穿行,又临近五指岩和石牛山风景区,吸引着三县市的游人前来“洗肺”。

自金坑下位村云海岗亭起步,我们便往鱼曹头村的方向行走。古道深深,景色更美,行走间,似听见潺潺流水声。两边林木逐渐茂密,人行其间,绿树合抱的山谷神秘而幽深。

时间不太长,便看见古道旁的一间石头屋(也称凉亭)。同行的朱荣喜说,这是当年义南红军驻扎的“司令部”。它四周用泥墙和石头垒成,屋内的几根石柱赫然矗立,建筑已古旧,四壁斑驳,凉亭建筑上留下了“朱邦贵捐助”等字迹。而这间石头屋的下方,有一块很大的场地,是当年红军的操场,老红军朱孝云、朱金则曾带领红色武装活跃其间。

鱼曹头村是一个红色小山村,是义乌最早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但该村中共党员朱孝云仍坚持革命斗争,在该村发展党员。1928年2月,永康县委在鱼曹头村成立了党支部,给闭塞的山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史料记载,该月,朱金则遵照永康县委指示,在鱼曹头村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队伍——义南红军,它由中共鱼曹头党支部领导,朱樟山任党代表,朱金则任队长,指挥部就设在鱼曹头村的朱氏宗祠内。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村党支部统一了思想,由朱金则率鱼曹头村红军参加永康吕思堂领导的“浙南红军”,统一领导,朱金则负责党的政治工作。1930年7月底,红军队伍因各种原因,受到重创,加之不久吕思堂被杀于兰溪,朱金则率部分红军人员回鱼曹头开展革命斗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1年2月,朱金则重新组织了一支农民武装。由于纪律严明,深受广大穷苦百姓的支持,队伍很快发展成上百人。当时仅鱼曹头一个村登记在册的红军人员就有十数人,以东田、

水竹坑,挂纸岭头凉亭为中心进行革命活动,范围涉及义乌、东阳、永康三县相邻的边界地区。同年12月24日夜,朱金则率部一夜间就镇压了鱼曹头、金坑、下位等20余名土豪劣绅、国民党走狗、叛徒等社会余孽,广大群众拍手称快。

红军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壮大,使义乌国民政府官员十分恐惧。于是,驻赤岸、唐先的国民党保安团,配合省防军对这支武装进行围剿,最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朱金则率领红军撤出东田。为保存革命力量,1932年2月,这支武装队伍暂时被解散。此后,朱金则加入永康工农红军,并以补鞋修伞作掩护,在汤溪县芝肚坑、银坑一带发展党员,建立党的联系点。1935年4月他随刘英、粟裕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工作;1937年夏,任宣遂汤工委书记,曾在汤、宣、武、遂一带工作至1949年5月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松阳农场场长,1953年后在家休养,1969年病逝。

挂纸岭古道,留下了数不清的故事,连同先烈们用鲜血浸透的土地,成为千古传说。

站在挂纸岭顶,极目四望,这里还像是风声鹤唳、枪林弹雨的战场;当年的枪声从深山远处传来,有关英雄的无数故事与传奇让人缅怀和追溯。而脚下的青山一重又一重,辽远无际……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如今的鱼曹头村在赤岸镇党委政府的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齐心协力,以有机更新异地安置为契机,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努力。

该村两委还大力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红色文化传承谋划项目,以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地。新修建文化礼堂,用丰富的内容展示和反映当年红军的革命历史。义南红军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也于2021年6月开门迎客。岁月湮灭,文字无声,仍在鱼曹头村口口相传。

好山好水好人家,红色古道,红色基因,红色革命印记……风景这边独好!

◆ 随行漫记

✎ 王曙光

◆ 汉诗节拍

✎ 王和清

乡村行吟两首

乔亭行吟	前王行吟
卧象山顶瞰乔亭， 泱泱浩浩百重厅。 古巷里弄诉岁月， 街石厚墙送星辰。 秦砖汉瓦留印迹， 双乔溪水唱古今。 蟹山将魂卫家国， 端木学堂育群英。 翰林院中留泽芳， 杏坛林里树品兰。 长河悠悠烟波远， 乡愁绵绵分外香。	西去婺水村前流， 东有海螺岁月久。 铜溪环绕伏虎山， 江滩厚土载乡愁。 路巷几净院朝阳， 乡风诚朴人忠厚。 春来平畴耕作忙， 秋后晒场谷满楼。 古村自古是糖乡， 蔗甜如蜜美名留。 童鞋扇扇誉四方， 贤嫂巧手倾心绣。 如今前王更辉煌， 共富路上撸袖口。 百年大梦书新篇， 蓝图再绘巧运筹。

◆ 笔走万象

✎ 子 薇

女贞



夜间落雨,早晨,踩着略微潮湿的路面一步一步地走出小区,路边一地细碎的花瓣,是从女贞树上落下来的。一个中年环卫女工,手执扫把撮箕认真细致地清扫,瞬间的工夫,竟扫进半撮箕。我已经走出去好些路,那香芬还在身后撵着,撵了好远好远。道路两侧,一侧是合欢,另一侧是女贞,合欢花喜赤赤的粉红,女贞花清雅雅的米白,路上一个一个个走过的行人,都禁不住地一步三回首。

女贞花几乎席卷了整个夏季芳香了整个夏季。从初夏到梅雨,从端午到如火如荼离了空调便汗如雨下的日子,女贞花就那么不知疲倦地绽放着,让人闻着香时,整个身心慢慢地安静下来熨帖下来。

想起曾经住青山街的日子。那个住过好些年的地方,总是不经意间想起。

那些年,常去小圆门买菜。买好菜出巷时,有一左一右两个岔口,从右边的岔口走过去,便是申元街。申元街两侧的女贞树,一棵挨着一棵。六月里,细碎的花儿越过枝叶,站上最惹眼的位置,云朵似的堆积着。前阵子呈米白色,过两天再看,多半成了朱红色,远远望去,半树碎玉,半树珊瑚,袅袅香芬,撵着人跑。女贞树的花,从姿容到香味,温婉辽阔,没有飞扬跋扈的蛮横霸气,与小圆门里的各色美食一样,内敛,不太张扬;是发酵了足够时间的美酒,味厚,却又清冽;是回味无穷的清茶,唤醒味蕾,顺气提神。

等候班车的吉和北路上,早在七月间,先行落去花朵的女贞树上,便急急地挂起了果。那些果与花一样,也是层层叠叠呼啸如海,鸟儿不断地在这一排行道树的女贞树间来来回回地忙碌穿梭。冬日里,很多树只剩下枯枝,挂满了黑褐色果实的女贞树,更是受到了鸟们的青睐。鸟儿飞过来,必会钻进枝叶间,啄食累累果实,边啄,边叽叽喳喳地说话,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去。在吉和北路等候班车好些年,把一棵棵女贞树日复一日地看了好些年。我的无数个清晨,被那些女贞树装饰了一遍又一遍,当然,还有鸟,还有人家,还有从人家里飘扬出来的烟火气。

那些平常简单的日子,虽不是时时挂怀,却也不能忘怀。

女贞,生命,这样的两个字,都是真的好,让我忆起我初生的孩子。在医院里,刚刚落地的他,稚嫩的小脚丫被护士涂上蓝色印油,印在一本小小的纪念册上,不鲜艳,却是无比的珍贵——于我,世上没有什么可以与之媲美,那样的鲜活,那样的生机勃勃,充满了希望,就要扬帆的轮船一般,就要远行的火车一般,就要离开跑道的飞机一般。千言万语,万语千言,汇成沉甸甸的两个简短句子——爱你,宝贝;祝福你,宝贝。

我如今居住的小区容积率相当低,眠睡处及处,多是树木和草坪。夜晚,一个人在小区里快走,女贞花的香味在风中飘扬,戴着耳机,所听的乐曲是《云水禅心》。这首曲子,已听多年,每一次听时,都仿佛第一次。美好事物,经典作品,大抵如此,常品常新,当得起我们的一万次回眸。那旋律,平和,恬淡,清澈,悠远。月光,星光,灯光,音乐,草木,花香,宁静的夜晚,我喜欢于这样的氛围里,在步道上行走,不知不觉间,环绕了一圈又一圈。

舒婷写,“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所有的开篇都有结局,所有的白日终会迎来夜晚,所有的简洁终会走向拖泥带水,所有的浪漫开始终会归于平淡……尽管,尽管如此,还是希望如舒婷所说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与其由生而死,不如向死而生。是谁说过,并将一生休,尽君一日欢。金光菊的洪流,女贞子的洪流啊,涌进长江,滔滔不绝。我更愿意,那时候,是六月,长江之水汹涌澎湃,女贞花开得正盛;其实,也不必太贪婪,无论什么季节都好。江水暗流涌动,女贞伏脉千里,有生命,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流淌,在律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 吴风越俗

✎ 三 川



诚:一人一只,一天限食一双。

有个不是笑话的故事,去某食堂就餐的,多为朝九晚五之人。食堂厨师东施效颦,有天上午以0.5公斤元胡炖煮了1公斤鸡蛋。中午开饭,蛋已上桌,有行家听闻此事,立马让人撤去鸡蛋,才没闹出人命关天的大事。

过了,就错了,此乃“过错”之本意,也是至今我听到的关于“过错”最精辟的注解。

凡事都有个度,过了这个度,哪怕是再美好,再正确的东西,也会走向它的反面——真理过了,就成了谬误;聪明过了,就成了狡猾;认真过了,就成了刻板。

元胡鸡蛋

近一轮机构改革前,金华市旅游局曾连续举办两届“家+私房菜”技能大赛,100道来自民间、民俗的老味道香飘擂台。品鉴结果,东阳瓦罐鸡、汤溪水肉圆、磐安菜卤炖豆腐等37道特色菜脱颖而出,分获金、银、铜奖。

有一颗鸡蛋,被人誉为“隐匿着的地道美味”,犹如一个圆圆的句号,忝列在没有获奖的“老味道”末尾。

这颗“不一样的鸡蛋”,以元胡炖煮而成,是近年爆红的药膳——颜色酱红,口感Q弹,有淡淡的药香,但技术含量不高,仿冒者不少。

磐安餐饮,以药膳闻名,像杜仲煨猪腰、黄精焖肘子、羊蹄甲鱼冻等等,哪一款都比元胡鸡蛋的胜算高。要不是偷懶敷衍,怎么会选送“元胡鸡蛋”呢?

100道菜就有100个故事。随手翻看赛后出版的《私房菜》,忽然发现这只落败的“元胡鸡蛋”并非来自老家磐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绪才得以释然。

品鉴专家也是食客,心底里都存有一份熟悉又遥远的味觉记忆。只不过,他们比一般人专业一点,知晓食物的真性无论如何都浸染着地理上的属性和气质。

元胡是“磐五味”(白术、白芍、贝母、玄参)之一,冬种夏收,以地下根茎入药。商品元胡,须煮熟晒干。那锅汤汁浓稠黑亮,药农会舀取少许,再从瓦

罐中撮出一二十只鸡蛋,洗净之后丢进锅里,煮一煮,敲一敲,焖一焖。至于焖的时间,还得视情而定——打个牙祭的,焖它两三个小时。身有酸痛的,就得焖上一宿。汲饱元胡汤汁的鸡蛋,活血化痰,利气止痛,是壮劳力的福利。

元胡鸡蛋是民间的时令小吃,过了元胡收获期,就得等上一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康养药膳风生水起,历经千年沧桑的元胡鸡蛋率先登堂入室,香飘山城。时至今日,磐安街头的大小店家,每天都能见着其身影。

药膳讲究配伍,磐安某农庄推出的元胡鸡蛋,主料除却鸡蛋和干姜外,还有白术50克、元胡5克。

白术性温,健脾益气,燥湿利水,自古便有“南参北术”之说。意思是,南方人进补北方人参,而北方人则进补南方白术。鸡蛋与白术、元胡共煮一锅,白术配伍又比元胡高出10倍,为何还要挂名“元胡鸡蛋”?沾名钓誉。

“白术味甘,元胡味苦,混合烧煮,某些药性恰好相克。叫它元胡鸡蛋,白术就应不加或者少加。”说这话的,是磐安湖滨酒楼的掌门人胡萍。

胡萍曾是磐安越剧团花旦,剧团因故解散后便做起餐饮生意。她的酒楼是自建房,规制不大,包间亦不多,省下的租金倒可贴补年年看涨的物价。食客嘴刁心明,吃来吃去,还是觉得胡萍这里实惠。



秀水明山

乐山 摄